

「中國故事」的觀眾 ——以「祥雲小屋」之香港小屋為例

覃百榮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在「中國故事」文化展示活動中，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分配有一個在奧運前臨時搭建的小屋，面積約在100平方米左右，展覽各地有特色的「文化」，主要集中於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個個白色的小屋分佈在奧林匹克公園的公共區，遠望像一朵朵祥雲，於是它們有了這個美麗的名字——「祥雲小屋」。在奧運期間，它們每天都開放。各個小屋根據其來源地分別命名為北京小屋，海南小屋，香港小屋等等。

本文主要以筆者於2008年8月奧林匹克運動會和9月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作為香港小屋的一名工作人員的經歷，介紹小屋內參觀者的大致情況。香港小屋共有六個工作人員，我們負責向參觀者講解展品、回答他們的問題以及維持日常秩序。

香港小屋的展覽主題是「普天同慶：傳統節慶與香港社會」。這個主題既順應了整個「中國故事」展覽、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宗旨，也表達了奧運時全中國人民「普天同慶」的喜悅心境。在這個主題下，我們展出了香港社會的幾個重要傳統節慶：春節、長洲太平清醮、天后誕、端午節、中秋節，以及在香港許多節慶儀式活動中都會出現的娛樂活動——粵劇。因此，這個展覽共設有六塊展板分別講述這六項傳統文化，每項主題都有文字介紹和圖片展示，同時還陳列出一項在該節慶中有代表性的儀式用品。比如「春節」主題下展出了香港新界宗族在元宵節舉行「點燈」儀式中所使用的花燈；「長洲太平清醮」主題下展出了「搶包山」環節中的幽包（包山上堆滿用來祭祀幽魂的「平安包」，人們認為它據有神聖力量，稱之為「幽包」）；「天后誕」主題下展出了花炮上標示着花炮會名稱的那部份；「端午節」主題下展出了龍舟的龍頭；

「中秋節」主題下展出了香港大坑舞火龍時用的頭牌；「粵劇」主題下則展出了唱粵劇時所運用的一種道具——馬鞭。展板的內容和圖片解說都提供了中英文兩種語言。

與這六個主題相呼應的是在小屋入口一側的一張巨幅香港維多利亞港照片，維港兩側摩天大廈林立，體現了香港繁華的現代都市的一面。

與其他各省的小屋相比，香港小屋的展覽設計和佈置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第一，展覽的主題非常明確，集中在傳統節慶上，通過展覽來說明香港作為一個被稱為「東方之珠」的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的「傳統」一面，傳統節日在人們的生活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學術色彩較為濃厚，對每個節慶都有較為詳細的文字說明，對節慶的意義進行了分析和闡釋，而陳列的實物則相對較少。香港小屋的這些佈局特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來這裡的參觀者的一些不同於其他小屋的反應。

參觀者從哪裡來？

來祥雲小屋參觀的參觀者大多為北京市民，也有少量來自全國各地或國外的遊客，還有來自國內外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的是憑票自己進來的，有的是奧運公園附近的社區統一組織進來參觀的。參觀者中，有的是來觀看奧運比賽，順帶抽空參觀「中國故事」展覽，也有的是慕名而專程前來參觀此展覽。他們對祥雲小屋的瞭解多來自於報紙和電視上的宣傳介紹。大多數人對祥雲小屋這樣的文化展示活動都很感興趣，他們覺得一天之內，可以看到濃縮的各地文化，「相當於是去各地旅遊了一趟」。

驗證「現代」香港

參觀者的背景各異，他們觀看展覽的態度和反應也就各有不同。自2003年香港開始對國內某些城市的居民開放「自由行」以來，很多參觀者早前都到過香港，於是當他們來到香港小屋的時候，會跟身邊的朋友說「我某某年去了香港」，指著維港照片說他/她到了那些地方，還會向身邊沒去過香港的朋友介紹說「這是中銀大廈，這是國際金融中心」等等。照片上這些他們曾經去過的「景點」是最吸引他們的香港標誌性建築或景觀。

很多沒有去過香港的參觀者會說：「我沒有去過香港，所以特意要到香港小屋來看看，看香港是什麼樣子。」整個「中國故事」展覽區有30個「祥雲小屋」，參觀者幾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內把這30個小屋都看完，也就意味著他們必須有所取舍地參觀。很多參觀者剛進小屋就跟我們說：「香港小屋在這裡啊，我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特意要來看看。」可以感覺得到，對許多參觀者來說，香港小屋是他們必看的小屋之一。香港在大陸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市，其歷史和現代化賦予它不同於其他任何中國城市的意義。一方面，它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一個被人強行搶走被迫離開母親的孩子，是古老中國對抗工業化、現代化的西方殖民國家失敗的產物，它與一段恥辱的中國歷史相連，也與整個民族的自尊心相連。因此，這些沒去過香港的中國人很渴望知道這個曾經是殖民地而今「回到祖國的懷抱」的香港究竟是什麼樣子。即便在「自由行」實施範圍日益擴大的今天，也仍然只有極小一部份人有機會親自到香港，而這一展覽提供了一個讓大眾瞭解香港的視窗。另一方面，這個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城市卻是一個比中國大陸更為「現代」和「摩登」的地方。在經歷了從1949年建國到1970年代末期間共30年與外界隔離的中國大陸，80年代開始大量湧入的「港產片」讓人們開始瞭解另一個繁華的華人世界。可以說直至近年來，國內對香港的瞭解極大程度是來自於港產電影。電影中這個發達而光怪陸離的城市對許多人都構成了無窮的誘惑力。一直要擺脫落後、尋找現代的內地人，想從今天香港的樣貌中展望自

己的明天。

正因為人們心目中的香港是一個繁華的現代都市，當他們來到香港小屋卻發現我們的展覽中居然有那麼多傳統節日，節日中的活動遠比大陸「傳統」，比如新界宗族在春節元宵時的點「花燈」，大澳的端午賽龍舟，大坑的中秋舞火龍，還有香港各個社區的天后誕普遍有的節目——舞獅等等，這些只存在於大陸老一輩中國人的童年記憶中的活動，在今天的香港居然仍然存在，許多人認為這簡直不能相信。於是他們問道：「這是香港嗎？」「這是今天的香港嗎？是歷史上的吧？」「香港是這樣子的嗎？我們沒有走錯地方吧？」顯然，我們展出的香港與他們心目中已經確立的香港形象有差距，他們心理上有落差，而他們要來香港小屋尋找、驗證現代香港的願望也沒有得到滿足。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那一巨幅維多利亞港的照片，紛紛在照片上的維港前留影。在過去幾十年的大眾媒體中，維多利亞港已經成爲了香港繁華與現代的象徵。

尋找特色，尋找「他者」

相比大多數中國參觀者要特意尋找香港小屋，外國參觀者則明顯對展出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的西部省份更感興趣。少數民族人口比例較大的省份，如廣西，貴州等省的小屋以少數民族作爲展覽的主題，對民族的服飾，節慶儀式等著墨較多，而這也往往吸引了很多想尋找東方「異域情調」的外國人和想瞭解與自己的城市生活相對立的「原始質樸」的民族、土著文化的城市中國人、漢族中國人。在這些小屋，不少中外參觀者爭相與穿著華麗民族服飾的歌舞表演者合影。這些燦爛華麗的服飾和各種歌舞、藝術品就成爲了今天少數民族的文化象徵，也成爲了這些省份的文化象徵。

看過了許多充滿異域情調的祥雲小屋的參觀者來到香港小屋以後，會匆匆一覽全貌後，問道：「香港小屋有什麼特色啊？」或者乾脆直接說：「沒什麼特色嘛」。他們所謂的特色，就是要尋找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而香港小屋展出的某些節日，如春節、端午、中秋等，人們認爲

是大陸也有的，大家都非常熟悉，沒必要去看了。人們並不會理解到我們展覽背後的更深層次的主題：在中華文化的大傳統的背後，地方社會發展出自己的小傳統；在同樣被冠名以「春節」、「端午」、「中秋」的節日下，其實各個地方的活動、儀式以及其意義都非常不一樣，是與當地社會及文化密切配合的。

因此大多數人在匆匆掃視一眼全館的各個標題以後，就立刻把目光轉向「太平清醮」去了，這是他們從來都沒有聽過的節日，他們認為這才是香港的特色，才是把香港——「他者」，區別於中國大陸——「我者」的地方。很多人都會仔細閱讀關於「太平清醮」的文字，被它多姿多彩的活動比如「搶包山」、「飄色巡遊」所吸引，在有關這些活動的照片和循環播放的視頻前極有興趣地觀看。「搶包山」成爲我們整個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一方面是因爲這種競技性的活動，超越於日常生活，能夠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和關注；另一方面，很多遊客通過香港的電視電影對於「搶包山」已經有所瞭解，而今天這個展覽能夠印證他們之前的想像。遊客在「搶包山」的圖片前總會駐足很久，互相議論，很多人問我們：「搶包山是在什麼時候啊？下次我們去香港旅遊時要去看。」尤其是小朋友對於「搶包山」更是抱有莫大的興趣，由於動畫片「麥兜故事」曾經在大陸非常流行，滑稽憨厚可愛的麥兜形象深入了城市裏許多小孩的心中，其中麥兜學習搶包山在動畫中是一個重要的情節，小朋友們沒想到在這裡可以看到搶包山的真正情景（通過照片和視頻），這個他們原以爲只是動畫片裏的虛構情節的活動居然是真實存在的。小朋友們都忍不住要去摸一摸粘在牆上的「幽包」。

遊客中也不乏有人不只是單純地爲了尋找「特色」而來的，而是仔細閱讀我們展出的圖片和文字介紹，深入瞭解香港的民間傳統文化，看完後還樂於和我們討論，比較中國大陸與香港對待傳統文化上態度的差異，反思過去近百年來大陸對傳統的破壞。他們說，這些傳統文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難以看到了，在香港還被保存著，在海外的華人也還熱衷於這些傳統文化。某些專程

飛來北京觀看奧運的海外華人看完展覽後，跟我們說，他們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根」，這些特色文化讓他們有親切感和文化歸屬感。

「旅遊」等於「拍照」？

這幾十天在祥雲小屋的工作讓筆者發現，旅遊和參觀幾乎就是等同於拍照了。隨著數碼拍攝器材的價格降低，它們越來越得以普及，來小屋參觀的遊客幾乎是每人手拿一部數碼相機，有可攜式的袖珍相機，也有很多攝影發燒友的極爲專業的單鏡反光相機，甚至很多人手持數碼攝像機，把展覽的陳列品拍攝下來，也把同行的家人、朋友拍攝下來，其中不乏手持數碼攝像機的老爺爺和老太太。

雖然香港小屋內的文字說明較多，對每一個節日中的儀式與活動有詳細的描述與深入的闡釋，但是現代參觀者都習慣了觀看旅遊中的各類表演和展品，也習慣了匆匆而來，匆匆觀看、拍照，然後離開的模式，很少有參觀者停下腳步來仔細閱讀文字說明。他們往往只是觀看我們陳列的有限展品，然後提出諸如「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幹什麼用的？」等這類問題。最引人注意的展品是大坑火龍的頭牌，因爲這個紙紮的頭牌是奪目的紅色，有一米多高，陳列在玻璃櫃中，是整個小屋中最大型的「實物」展覽。

許多人來到小屋後，雖然只是匆忙掃視一眼就準備到下一個小屋去參觀，可是也要在離開前尋找一個合適的物品，在其旁邊拍照，即使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該物品的意義。在香港小屋裏，被當作合適的拍照對象的主要是門口的紫荊花圖片、龍舟的龍頭、大坑火龍的頭牌以及維多利亞港照片。紫荊花和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標誌，龍頭和火龍頭牌由於其與「龍」相關而成爲了中華文化的象徵。選擇在前者拍照，是爲了證明我曾經去過這樣一個「他者」的地方、一個有關香港的展覽；選擇在後者拍照，是基於一種文化歸屬感與認同。

據筆者觀察，大多數參觀者的參觀模式是：看一眼小屋的全貌後，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拍照，然後離開。因此，所謂旅遊也就變成了尋找

合適的景物，拍照，保存照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爲了證明我曾經來過，跟朋友提起的時候，有照片爲證。一次次旅遊，也就累計了一個個照片檔案。通過照片記住了這個地方；通過照片選擇性地記住了當時認爲有意義的某個地點和場景；也通過照片選擇性地保存了自己和家庭、朋友的記憶。旅遊中產生的照片，實際上也就是遊客曾經在電視等大眾傳媒中看到過的照片或形象，正如人們來到香港小屋要尋找洋紫荊花或維多利亞港一樣，這些標誌物在媒體中反復出現，讓他們對這些地方充滿想像，而現在他們來到香港小屋，來尋找、印證想像，再留下把自己融入到這個曾經想像的景觀中的照片。

拍照變成了旅遊中必不可少的程式，也成爲了一個儀式。筆者發現，連幾歲的小孩也習慣於在相機前擺出一個特定的造型（pose），只要他們的父母說「看相機」，他們會立刻面露微笑，擺出一個不同於日常姿態的造型，留下一個特定的瞬間的記憶。而這些相機前的造型也逐漸變得標準化，不管是小孩的站姿還是手勢，都趨於一致。

另一個保存旅遊記憶的方法是帶些紀念品回去。「你們香港小屋有宣傳冊嗎？有什麼紀念品嗎？」這是我們每天被參觀者問得最多的問題。當我們回答「沒有」時，不少人還反問我們「爲什麼？」似乎我們這樣不提供任何可帶走的物品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這大概也是所謂現代旅遊的一個模式和習慣性行爲了，那就是要從旅遊點拿一點什麼，以證明自己曾經去過那裡。整個「中國故事」有30個小屋，有過半數的小屋向參觀者派發宣傳冊或紀念品，雖然大多數參觀者並不會閱讀這些宣傳冊，但是人們還是向各小屋索取一份帶走。

傳統文化有意思，不再是「迷信」

在展覽期間，筆者發現隨著今天整個社會主流話語的改變，大眾對於傳統節慶、宗教儀式活動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把它們當成是「迷信」了。雖然我們也聽到極少數參觀者說「香港這麼迷信啊！」或

者用「迷信」一詞來概括我們展覽的所有傳統活動，但是絕大多數人則用「傳統文化」來指稱。

儘管很多參觀者在剛進入香港小屋參觀的時候，會因爲尋找不到他所期望的特色和現代感而有心理落差，但是當我們講解展覽的各個內容以後，他們會說「香港的節日還有這樣好玩、這樣熱鬧的活動啊，真有意思！我們大陸都已經不再搞這些活動了。」「香港的傳統保存得這麼好啊！」

當參觀者聽到我們對於香港的民間信仰天后（媽祖）的介紹以後，極少有人會說這是「迷信」——恐怕在十多年以前，人們還會說「怎麼這麼迷信啊！」；現在，人們則說「南方挺信媽祖的。」或者是：「南方是有媽祖文化」，「這就是媽祖文化」。人們把民間信仰與文化等同起來，已經反映人們對待民間宗教的觀念的極大轉變了。

尤其是當人們看到香港長洲的太平清醮和大坑中秋舞火龍這些多姿多彩的社區集體活動時都說：「這些傳統活動挺好的，這才是過節嘛！我們現在的節日都已經變味了，放一個假，什麼活動都沒有。」不少參觀者還問我們這些活動的具體地點在哪裡，以便下次去香港旅遊時親身體驗。對於龍舟比賽前的點睛儀式、龍舟競渡等活動，人們也都覺得「挺有意思」。

不再把傳統的宗教儀式和活動當作「迷信」，這也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這大概與近年來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爭，把國家當作文化的主權、文化民族主義等現象相關；也與近年來官方媒體不斷提倡和宣傳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人們不再把傳統與現代兩極化對立，不再認爲傳統就是「迷信」、「落後」、「阻礙現代化進程而應該拋棄的」。相反，人們日益意識到傳統文化與民族、羣體尊嚴的相關性，傳統文化在集體生活以及人們的精神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連奧組委的工作人員也通過各個祥雲小屋的展覽看到了大陸與港澳台在保護傳統文化的現狀上的差異。9月15日，奧組委舉辦的「與大師

對話」的活動中，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堂」的一位講者周嶺與奧組委以及「中國故事」工作人員和觀眾「對話」的時候，主持人還專門就這一現狀向周嶺提問：「我是北京人，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過中秋的時候還會有很多活動，比如……，可是現在都已經沒有了，而很多傳統活動在港澳台反而保護得好，您怎麼看？您覺得有哪些可以借鑒的呢？」觀眾提問過程中，也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從這些都可看出，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與可能性。

同一個活動，不同的時代，人們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或褒或貶，受當時時代的主流話語所影響。今天人們不僅不再把宗教儀式和其他節慶活動當作「迷信」，相反卻覺得很有意思，是應該保存下來的特色，在當前的全球化過程中，各地的文化差異性逐漸減少，「特色」成爲了今天的追求。

總體來說，在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的香港小屋裏，大多參觀者都反映，因爲觀看我們的展覽以及我們的講解介紹，他們改變或增加了對香港的認識。以前他們心目中的香港是一個發達的消費城市，是「東方之珠」，是「購物天堂」，而是次展覽，講述的是香港的另外一面，它作爲中國的一部份所體現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面。人們

在香港小屋，一方面印證自己曾經對於香港的想像，一方面又改變、增加對於香港的認識——畢竟，各種表述（representation）都只是選擇性的呈現；同時人們還在這個短暫的「遊覽」經歷中反觀自己的生活處境。

參考書目

- ¹ 蔡相輝，〈以媽祖信仰爲例：論政府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頁437-454。
- ² Duara Prasenjit,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1 (Feb., 1991), 67-83.
- ³ Guneratne Arjun, "Shaping the Tourist Gaze: Representing Ethnic Difference in a Nepali Villag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7, No. 3 (Sept., 2001), 527-543.
- ⁴ 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⁵ Michael B.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